

第 一 百 三 十 二 次 会 议 最 后 记 录

1981年6月2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普雪多·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诺伊格鲍尔先生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诺特策尔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 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里菲夫先生

意大利: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蒂萨·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伊玻利托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西蒙先生
克里颂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一“核禁试”。首先，我想在委员会内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贝尔纳德·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今天将第一个发言，我很高兴请他在委员会讲话。

诺伊格鲍尔先生于1953年参加外交工作，自1978年起他一直担任他目前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1963年到1966年期间他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在1966至1970年他任外交部的司长。1973年到1977年期间，他是驻联合国的常驻副代表，在第三十二届大会上任特别政治委员会主席。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同志，首先我愿对您所说热情欢迎的话表示感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的时候，我能有机会在会上发言，感到十分高兴，这也是给我的一种特权。

同时，我愿向您、主席同志，担任六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而要求很高的职务表示祝贺。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委员会全体成员表示良好祝愿，祝本届会议开得成功并收实效。我愿补充说，我特别高兴的是见到作为秘书长代表的贾帕尔大使，在他在纽约任职期间，我曾愉快地和他密切合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高度注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机构作为讨论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全球性问题的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所负责任，在今日军备竞赛大大加速，大有成为脱缰野马之势的时候，显得更加重大了。结果，爆发全球核冲突的危险大大增长了。因此，惶惶不安的世界公众愈来愈要看委员会在抑制这种趋势和拟定早该签订的协定中已做到什么程度，并以此来评价委员会。

不论在西方或东方，北方或南方，各国人民要求把和平共处、缓和和裁军的进程继续下去。这是核时代的合理的进程。

目前形势必然使我们想起历史上同样的形势，几乎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日内瓦这里，离开这个大厅只一箭之地，国联的裁军努力因遭侵略势力的抵制而失败了。他们试图——尽管仅作些许尝试——用“先重整军备，后谈判”的口号来掩饰其备战和争取军事优势。这对所有国家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今天在这热核武器和导弹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能防止核战争，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些身处负责地位的政治家一直在发表声明说军备比谈判更重要，并以某种大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问题的逻辑，说他们认为还有比防止战争更重要的任务，这是极端危险和冒险的。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的情况表明，这些话并不是偶然脱口而出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某些方面要顽固阻挠十分迫切需要的谈判。这种态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备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太明显了。

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在第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曾谈到这个问题说：

“和平共处政策是制止新世界大战危险和保证持久和平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办法。为了使各国人民免于核灾难，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必须得到承认并成为实际行动的动力。”

参照历史经验和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出了下述结论：加紧继续进行谈判、倡议或恢复谈判是决定性的环节。照这样认识行动是一无例外的所有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因此，乐于谈判的意愿并不是一方给对方的一种礼物，也不是一种适于讨价还价的东西。现在所需要的不多不少正是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时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和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第 35/152 号决议中一致同意的东西。

凡是不寻求军事优势并宣称自己主张平等和共同安全原则的人，就没有理由逃避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一特定原则已在下列事实中体现：即在现实世界中苏、美之间，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存在着大体相当的军事均势。这种大体相当的均势的存在在西方国家中许多政治家和军界代表人物以及科研机构也都是承认的。设在伦敦的战略研究所在其 1980 年年度报告中曾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我们前几年的结论，即仍存在总的均势，它使进行军事侵略显得不吸引人。”

众所周知，华沙条约成员国并不寻求军事优势。但，同样，它们也不会容忍对方的军事优势。

对我们来说，军事均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起点，由此来争取在保证所有有关方面的不减损的和稳定的安全条件下，共同商定逐步降低军事力量水平。所以我们的立场明显不同于所有形形色色的威慑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所谓的来自东方的威胁这种神话而起家的。法西斯进攻苏联四十周年日使人回想起：这一神话一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向是被用来掩饰军备、侵略和干涉并为其解辩的。

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牢牢地和坚持不断地奉行旨在达成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外交政策方针。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协助保证使改善国际气氛的可能性得到利用，委员会的任务得到完成。我们争取更可靠的和平和争取裁军的计划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这一计划是向前看的同时又是现实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的建议为继续缓和和防止核战争提供了新的推动因素。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说：“这些建议，不论单独采说还是合在一起说，都是坚持寻求和平和对最紧迫的国际问题持建设性态度的证明。它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暂时改善世界局势，而是彻底的、长期的改革，以便使和平能在永久性基础上得到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旨在达成政治和军事上的缓和措施。这些倡议关系到核和常规武器，关系到全球、双边和区域各方面。它们的初步目标是恢复缓和对话和实现有成效的谈判。我们同意不结盟国家的意见：应给予核裁军以优先考虑，即优先考虑禁止制造核武器和逐步裁减现有储存直到全部消灭为止。

这是裁军谈判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若成立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工作小组，它就有条件讨论和决定有关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所有有关方面的安全利益可得到应有的考虑。

核裁军整个问题中的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因素是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同时要维护迄今在这方面已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分。我们愿回顾，去年联合国大会会议曾一致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议。苏联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设性态度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上也已明白表示了。与裁减战略核军备的全球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是设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问题。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部署质量上属新一代的核武器系统——潘兴 II 和巡航导弹，这一问题就特别具有迫切性了。上述决定所根据的思想就是想实行不妨打有限核战争的理论 and 制造进行讹诈和威胁的潜力。据宣称，目的是为了弥合所谓的军备差距。但实际上，现在存在的是均势，包括所有有关运载手段。在核弹头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占多达 50 % 的优势。在许多西欧国家中，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署导弹的反对日益增长，要求举行谈判的呼声日高，这证明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已被当成核威胁政策的人质，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并要他们充当所谓“有限核战争”的第一批牺牲品。

为了使苏美就中程核武器、包括美国设在前进基地的核武器系统开始会谈，应进行不遗余力的努力。若采纳苏联所提的暂停部署建议，同时考虑到西方政治家所谈到的一些主张，就会使这些会谈易于进行。冻结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武器将防止核能力的进一步增长及其现代化。因为存在着大体相当的均势，所以不会有单方面的优越地位。关于裁减的谈判也就可以在没有紧张感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在这方面的持续的军备竞赛会造成紧张。

人们肯定明白，处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国家分界线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欧洲的军事缓和问题特别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尤为重要，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西边邻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密度是最高的。

我们还坚决支持召开全欧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对一个最大量地集中了最危险的武器的大陆来说，继续走缓和的道路和降低军事对抗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这对所有欧洲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因此，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为召开这次会议付出代价，这完全是荒谬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筹备和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提出了明确的提案，并对西方在这方面的意见做出了建设性的响应。例如，苏联宣布愿意将建立信任措施应用到其领土的整个欧洲部分，只要西方也相应扩大它们的范围。可是不幸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迄未准备响应这些建议。

从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愿强调我们十分重视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特别是由于军事对抗政策正日益引起担心和不信任。

一般说来，建立信任措施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促进和加速裁军。它们不能代替裁军，也不能敷衍军事对抗政策，相反地，应该有助于克服这种政策。要实行建立信任措施又一次需要依靠尊重所有有关方面的安全利益。

今年夏季会议的特点就是要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准备。这次特别会议的目的应是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和进一步取得新成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更进一步发动公众反对军备竞赛所包含之高度危险，是很重要的。其他方面，我们认为特别会议应主要讨论：

- 审议裁军领域中的新的协定草案；
- 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和
- 成员国提出的新型案和倡议。

(诺伊格鲍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认为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应做出的贡献首先是作出进展, 如有可能就完成尚未完成的工作和计划。这特别涉及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及时恢复三边谈判是解决现存问题的决定性步骤。当前正在加紧努力制造和试验新式的可怕武器, 如中子弹, 所以这显得更加迫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设立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处理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组, 以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克尽在这方面的职责。

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将有很大意义。若恢复苏美之间就此问题的双边谈判, 无疑将在这方面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和别人一样也抱有这样一种担心, 即当前制造二元武器的措施等于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中的军备竞赛升级, 同时会使解决整个这个问题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这里再次出现某些国家正在加紧进行的军备竞赛将损坏谈判过程中已取得的部分成绩的明显危险。

起草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工作已达到比较高的阶段。我们看到在特别会议召开前这项谈判有可能成功地完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继续积极参加委员会加强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工作。我们愿回顾这件事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曾受到很大重视。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进展将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 并可导致实现该裁军的措施, 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起草《综合裁军方案》工作组进行的卓越努力是值得高度赞扬的。按照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其工作重点应是拟订具体而有效的措施。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整个裁军进程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我深信, 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所体现的经验及其成员国的代表所做重大努力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在此之上能够制订出对我们大家都关系重大的裁军协定。归根结蒂, 同军备竞赛做斗争起作用的不是研究报告或声明, 也不是统计数字或分析, 而是规定对物质上的备战手段加以削减和最终消灭的有约束力的协定。

主席同志, 让我向您保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持要继续竭力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迎接最大的挑战——保证人类的生存, 因为将近五十年前在日内瓦发生的情况决不能让它重演。世界的良心必须保持清醒, 政治家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来制止违反理性的军备竞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副部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在六月份里的第一次发言的第一句话必须是表示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感到愉快。这种愉快将多次来临，因为如果我计算不错，您将每星期主持两次全体会议，两次全体非正式会议和至少您还要主持一次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会议，因为你也是那个会的主席。这还没有提到由您领导的其他各种磋商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对您这种服务和热心感到感激。在前些时候，我曾有机会对您的前任普法伊费尔大使执行本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方式表示赞扬。

我们还高兴地欢迎三位新代表来到我们中间，即尊敬的伊朗、斯里兰卡和阿根廷大使，我国代表团欢迎他们个人对本委员会工作的贡献。主席先生，我还愿欢迎，和您同声欢迎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我们的尊敬的来宾。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讨论议程项目1 禁止核试验。我愿谈谈这个问题，但也借此机会略提一下委员会正在讨论的其他有关核的问题。在我的发言中将特别着重从狭义上谈一谈不扩散的问题，即关于防止将核武器扩散到目前五个核国家以外的国家的措施问题。不扩散核的问题决不是澳大利亚政府重视的军备管制与裁军方面的唯一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认为应受到我们大家优先注意的整组复杂问题中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核不扩散呢？我们澳大利亚人认为，一个有效的核不扩散制度——换句话说，即一个旨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的国家与国际协定及其他各种安排的网状结构——直接有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我们认为，有效的不扩散制度，由于消除了一个潜在的恐惧和冲突的根源，还能对各国安全做出间接贡献。正如最近的事态所表明，这对存在着高度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地区特别重要。我们还认为，有效的不扩散核制度对民用核贸易和民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若说想要在有力的不扩散核制度之外进行这种贸易与合作，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澳大利亚来说，核不扩散制度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就是不扩散条约及其附属的保障制度。我们认为，许多其他组成部分，包括例如双边和多边协定，是有助于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这个涉及面很广的复杂制度的。

其他组成部分之一——不扩散条约中明确承认的一点——就是纵向和横向扩散之间的逻辑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即核武器国家的核限制和裁军措施与限制和阻止将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的措施之间的联系。

消极安全保证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看法中是有其地位的。这种保证关系到放弃为自己取得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认为，通过有效的不扩散安排，承诺不发展或取得核武器，对准备从消极安全保证受益的国家确立其无核地位是很重要的。在本届会议中已举行了两次会议的工作小组由干练的意大利齐亚拉皮科部长任主席，这是庆幸得人，因为它正面临调和和协调有很大分歧的各种观点的艰巨任务。

澳大利亚对不扩散核的关切对我们打算草拟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在春季会议结束时，我所做的发言中曾对这一点加以阐述。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及其主席、尊敬的墨西哥大使所面临的困难继续深有所感。我们祝愿工作小组能及时起草成功一个富有现实精神和建设性、因而能吸引所有国家热烈参加和支持的方案。

现在谈一谈我们当前的议程项目，让我回顾一下，澳大利亚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曾促请大家注意全面禁试条约需对加强我刚才谈到的不扩散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全面禁试条约本身将实施我在发言开始时所谈到的正由不扩散制度实施的那些重要目的。此外，全面禁试条约应直接有助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此外，它应解除许多国家人民对不断进行核试验所引起的直接对人身的影响的担心和害怕。

就是由于这种看法，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先生于5月30日对法国新政府宣布决定暂时停止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同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试验一样，它引起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关注——表示欢迎。部长在声明中表示希望法国的暂停核试验能导致其永久终止试验。不幸，过了几天以后，又有消息说法国政府的权威发言人说，这种希望是不能满足的，部长对此不能不表示遗憾。在这两次场合下，斯特里特先生都重申了澳大利亚决心在多边论坛上为全面禁试条约积极努力。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这样一个条约的准备工作之参预比许多代表团所希望的要少。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但各代表团不应忽视本委员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不应让任何东西阻挠各代表团去从事现在已向它们敞开的这项工作。春季时，我们举行了许多次非正式会议，会上许多重要发言谈到这个问题。在春季会议结尾时，我曾说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次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今天我愿在那次所说的话之外，再补充表示感谢第CD/181号文件的提案人——称为21国集团的那些代表团——在委员会的众多文件中又加上这一文件。地震专家小组也在继续进行着重要而有益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再次吁请所有代表团积极协助该小组工作，对其活动给予充分合作。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提一下澳大利亚的建议，即国际地震网的行政和组织方面的安排是委员会应马上予以讨论的问题。

最后，我既然已把这次发言的内容扩大，包括了其他核问题，我愿对放射性武器公约略讲几句。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许多原对这项公约有保留的代表团现在在工作小组中采取了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我们认为，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此种情况的发展做出积极反应，并坚决努力寻求对以建设性精神提出的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所有问题和考虑作出回答，这是很重要的。只要所有关心此事的人抱有必要的诚意，魄力和最为重要的开诚布公精神，我认为就有取得真正进展的可能性。不能期望在这里有代表的任何国家会牺牲其切身利益，但可以期望各国都会做出重大努力来协调相互的顾虑。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沃尔克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愿首先向您热烈祝贺，祝贺您担任委员会六月份的主席。在您连续两年担任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时，我们看到您工作很有效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而且充分胜任。我国代表团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您担任主席时，委员会将在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向您保证，在您履行您的艰巨而又繁重的职责时会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主持委员会四月份工作的您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谢，并对委员会的新代表阿根廷的卡拉萨莱斯大使、伊朗的阿赫迈德·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的蒂萨·贾亚科迪表示欢迎。也请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允许我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欢迎。

我们在回顾我们委员会的春季会议时注意到, 虽然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我国代表团认为,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我们春季会议期间根据其现有职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我们因此期望从委员会夏季会议一开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就能向前推进, 把已确定的组成部分和已提出的有关提案变成一项公约草案。很遗憾的是, 情况并不是这样, 至少目前情况不是这样, 因为没有给特设工作小组以执行其新任务的新职权。我们依然希望, 也许在本届夏季会议晚一些时期, 委员会能就调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以便使它能真正草拟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

考虑到持续的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纵向发展和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种武器, 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对无核武器国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 本月份早些时候在巴格达举行的第十二次伊斯兰外长会议在其第 23/12-P 号决议的开头第二段中作如下说明:

“考虑到在普遍实现核裁军之前, 国际社会必须拟订有效措施以保证无核国家的安全、防止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该会议在上述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二段中进一步说明:

“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就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国际公约达成一项紧急协议”。

我们注意到, 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已开始其第二期的工作, 即在寻求一项对待这个问题的共同办法方面探索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虽然我国代表团继续持有这样的观点: 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 就是在一切环境下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 并在实现这些之前, 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 但我国代表团仍然愿意考虑第 DC/SA/WP. 5 号文件中所载的其他可行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同时又并不意味我们喜爱或接受这些其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中的任何办法。

我们也注意到,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经恢复其实质性的工作。要使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制订出一个能提交明年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的方案, 工作小组能得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到的时间是确实很短的, 考虑到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而且很复杂。不过, 我们毫不怀疑, 特设工作小组也会在委员会的夏季会议期间成功地取得进展, 正如我们在春季会议期间那样。

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 由于您主席领导有方, 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您继续的英明领导和特设工作小组内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合作, 我深信, 这次夏季会议期间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并且会提出一个反映所有工作文件和提案的条约案文草案。我国代表团认为, 有关要予以禁止的武器的定义、禁止的范围和将放射性材料用于和平目的的一些问题, 是特设工作小组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要处理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些问题。考虑到要保证每一个国家都有发展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将赞成在拟议的公约中包括一项条款: 禁止袭击和平核设施。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论点: 没有必要包括这样一个条款, 因为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诸附加议定书中的 1977 年议定书一, 或更具体地说, 它的第 56 条中已经作了规定。正如我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关于化学武器的发言中所提出的那样, 在各个国际文书中包括内容相同的条款不能算异常; 它只会加强有关的条款。我国代表团提到了包括相同内容条款的三个公约和一个公约草案。此外, 在拟议中的放射性公约中列入一项我早些时候提到的条款是有实际考虑的: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 1977 年议定书的缔约国, 同时如果该国是缔约国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不包括禁止袭击用于和平目的核设备的条款, 这就会意味着该国在法律上不受这样一条禁止的约束。以色列最近袭击了巴格达附近的和平核设施, 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而且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而最近又受到了安理会的谴责。以色列袭击这件事, 使得在拟议中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包括一项禁止袭击和平核设施的条款的意见, 更显中肯了。正如 6 月 18 日 21 国集团在声明中说的, 而且说得很有道理: 以色列的公然侵略, 是对每一个国家取得和发展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的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一种挑战。座落在一个《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里的并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的国家里的和平核设施居然遭到袭击, 这是完全是无理可据的。以色列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它一发生之后立即遭到了我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在他 6 月 10 日的声明中说: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谴责以色列于1981年6月7日空袭巴格达附近的核设施。这次袭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再次表明以色列完全无视国际行为准则并蓄意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以色列的袭击也遭到了东盟成员国的共同谴责。东盟国家外长值东盟国家外长年会之际，于1981年6月17日在马尼拉发表的声明中说：

“外长们谴责以色列最近悍然空袭巴格达附近伊拉克的核设施，并认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次严重违犯事件。他们表示十分担心这一次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使该地区的现有紧张局势升级并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现在我想谈一下我们议程项目1“核禁试”的问题，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21国集团根据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所提出的载于第CD/181号文件的建议：根据委员会各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的情况，委员会应在这次夏季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过去关于是否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问题，已经说得很多了。21国集团甚至更进一步在我刚提到的文件中还建议了特设工作小组的具体职权。考虑到该工作小组是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我国代表团希望，那些在委员会春季会议时对设立上述工作小组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一些代表团现在能同意21国集团提出的提案，以便不久能进行实际的谈判，并使委员会能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出报告。

关于载入第CD/180号文件中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21国集团已建议就上述项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并建议这次委员会夏季会议一开始就应审议其职权。

我们希望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即设立项目1和2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能毫不迟延地予以解决。如果不设立适当的工作小组，主席先生，我恐怕，实际的谈判就永不可能进行，结果，本委员会将不再是一个谈判机构，而变成一个审议机构，至少就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而言是如此。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达鲁斯曼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斯里兰卡代表团想在一开始就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祝贺，祝贺您担任六月份本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相信，您的长期的经验、才干和持久的耐心将有助于引导委员会作出建设性的和有成就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向您保证给予最充分的支持和合作。我们也愿对普法伊费尔大使在四月份任主席期间所作的出色的工作表示赞赏。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我们自己的欢迎。

主席先生，向您和这里的尊敬的大使们表示感谢，对我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因为你们都如此热情地欢迎我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当我在本委员会开始工作时，你们的热诚欢迎的话是一种巨大鼓舞的源泉。

上星期在我们审议时，尊敬的阿根廷大使代表21国集团就6月7日以色列袭击核设施问题发表了一篇声明。斯里兰卡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它表达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正当的愤慨和担心。斯里兰卡政府就这一袭击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一行动。请允许我引用该声明的全文。

“斯里兰卡对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一事深感不安。

这是违反各国主权的事件。这一无视国际法的行为能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斯里兰卡谴责这一行动，并吁请国际社会适当地处理这一违犯国际法的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斯里兰卡表示支持伊拉克并同它团结在一起。”

这一违犯国际法事件的种种影响已经由早些时候发过言的尊敬的大使们广泛地加以分析了。因此，我没有必要来讲同样的话。不过，我想强调一下，我认为这一无视国际法的行为，不仅威胁某个国家或者世界上某一地区的安全，而且也威胁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它破坏了对《不扩散条约》的信任，并使人怀疑该条约是否有用。我们感到，这一行动是旨在对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在建设或者规划建设它们自己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恫吓。这是一种完全不能接受的国际行为方式，是绝对不允许再重演的。

委员会的这一期会议，从两个不能不承认的理由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以后十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将使委员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轮工作宣告结束。委员会取得的成果，连同本委员会1982年春季会议的工作一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起，必定将成为明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讨论的基础。本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必然会由联合国各成员国加以审议。我国代表团相信，委员会呈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审议的种种将不致完全辜负所有成员国和全世界成千上万有关人们的期望，他们合理地期望我们的工作能产生某种具体的、以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

这期会议还由于目前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眼看着在不断漂离一个关系缓和的时期，在缓和时期内国际对话的声音比起现在来不那么刺耳，而且还比较合作。关于在避免危机和缓和世界上紧张局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看来正在有所丧失。不安和恐惧并没有减少。相反，它们日见强烈，而产生不安和恐惧的原因正在日益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声称，目前进行真正的裁军谈判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引证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正是这种紧张和危机日益增多的时刻，需要进行高度的努力走向多边裁军谈判。我国代表团强烈要求，本委员会的工作不能也不应该从属于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摇摆不定的关系。多边裁军谈判是争取使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免遭灾难性毁灭和使这个星球本身免遭毁灭的这场斗争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希望，委员会这一期会议将或为一次富有成果的和建设性的会议，尽管冷风也许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刮起来。

委员会工作的两个优先项目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21国集团已就这两个项目向本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提案，要求就这些项目设立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和很多其他代表团提出的赞成就这两个项目紧急开始谈判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要求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情况和理由是明确的、合理的和无可争议的。然而，本委员会一直没能就设立这些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据那些不支持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人说，这两个优先项目的性质太复杂了，还没成熟到足以在本机构内进行谈判。

没有人能否认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一点本身不构成理由，寻求通过本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本委员会毕竟是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核武器构成的各种危险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绝对无补于事，这两点肯定已可使我们议程上的项目一和二成熟到可在本委员会内进行谈判了。由于这两个优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先项目对全人类的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们已赢得本委员会议程上的首要地位。因此, 委员会这样来处理它们, 才是合理的。

今天一再有这种说法: 国家和国际安全只有诉诸和依靠威慑理论和军事优势才能得到防护和维护, 因为它们能提供人类生存的唯一有把握的和有效的防护。我国代表团想提出的问题是: 是否就没有别的生存的道路了? 人类的集体智慧能否想出一条新的道路来确保世界处于持久和平、安全和和睦之中? 斯里兰卡代表团相信, 本委员会的两个新工作小组就这两个具有高度优生地位的议程项目所进行的谈判, 同就其他所有议程项目所做的工作结合起来, 就能导致通向上面所说的另外道路。所以, 我国代表团恳切地敦促本委员会能一致同意立即就议程上的这两个优先项目设立工作小组。如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将是委员会对普遍要求核裁军的积极的响应。

至于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项目,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 该工作小组在其干练的主席的领导下的进展已超出了现有的核武器国家单方面的声明, 并已投身于审查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拟订出可作为安全保证共同方案的可供选择的一些提案。我国代表团也赞成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即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提案的审查应导致工作小组集中精力于能为所有有关各方接受的最有希望的替代方案。然而, 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主席先生, 应该是一条双向大道。我们虽然不希望去争辩为什么需要安全保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但只要说一下这一点就够了, 即: 核武器国家也应考虑到现有核武器的性质及其可移动性这个现实, 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给予安全保证方面主要的考虑应该是为了解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顾虑, 而不是解决核武器国家本身主观上认为的安全顾虑。若期望那些已十分明确地宣布放弃核选择的国家接受不对它们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而这种保证却会通过一系列的条件限制而最终并无实效, 这将是现实的和不公正的。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其高效率的主席的领导下已经提出了一个它的下一阶段谈判的工作计划, 我国代表团对此计划总的来说都同意。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对扩大该工作小组职权的问题, 应予以紧迫的审议, 以便使它能够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就有很程度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朝着真正拟订一项公约的方向前进, 并使它能在缩小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国代表团感到, 对某些问题而言,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审议案文将是缩小分歧的下一步合乎逻辑的做法。

至于工作小组是否应该集中精力在一致的方面更进一步取得进展, 还是应该加紧努力以缩小分歧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不抱任何成见, 因为所有代表团都抱灵活的态度, 将有利于在这个取决于谈判进展的问题上作出决定。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通过其主席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已经在审议准备列入该《方案》的措施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在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很关键的, 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对各种措施和对方案的重要的时限问题的实质性的讨论, 而且也因为在最后确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取得明确的进展, 将成为对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审议工作的一项具体贡献。

我国代表团认为, 尽管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问题在我们议程上的优先地位不高, 但是谈判这样一个条约对裁军努力将是一个贡献, 因为它将有希望消除至少是一种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的选择,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 可消除一些间接进行放射性战争的方法。最近以色列对一个伊拉克核电站的袭击, 使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 下述论点是很正确的, 即: 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该考虑通过对和平核电力设施的袭击而进行放射性武器战争的可能性。我国代表团想强烈地着重指出, 未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该包括积极的条款, 以有利于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 并有利于和平使用核技术和放射性材料的国际合作。

我国代表团对您作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一心想促进迅速完成关于这一项目的谈判的努力, 准备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国代表将继续为争取本委员会工作取得成功而作出贡献, 尽管这种贡献是微薄的。

主席: 我感谢斯里兰卡贾亚科迪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斯卡利先生 (摩洛哥): 我国代表团愿首先对我们委员会迅速恢复实质性的工作表示满意。在这方面, 看到这一点是很愉快的, 即委员会在今年会议一开始就进入工作的积极阶段, 从而打破了前几年表现的令人苦恼的趋势, 那时我们的谈判机构看来无可奈何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程序性问题上和工作安排上。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确实无可否认，今年来一直有迹象表明大家总的都有决心就我们议程上大多数的项目毫无拖延地建设性地开始进行谈判。这些谈判一直具有我们很高兴看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所有代表团所作的真诚的努力和各小组主席对工作的推动，所有特设工作小组都得以取得一定进展。我们愿对各小组主席给予他们应得的赞扬。

我们现在具有的经验证实了，工作小组确实是在委员会内进行具体谈判的最好的机构。因此，这不能不认为是件遗憾的事，即它竟然迄今未能——由于某些大家都熟知的理由——就我们议程上的项目1和2，即“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两个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竟然发现我们还不能就这两问题进行谈判，而这些问题，我几乎不需要提醒你们，一直是绝对优先的项目，而且每个人都一致认为它们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至少是一件咄咄怪事。我们代表团肯定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这种企图，即要求大家接受这样的意见：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不是适宜于在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题目。相反，我们认为，这两个根本问题恰恰是属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管辖范围内的和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此外，它们在我们议程上处于优先地位也决不是偶然的。

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这一事实表明：在主要的核武器国家方面缺乏要达成积极的和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政治意志。

然而，联合国大会和负责裁军谈判的各种机构都经常不断表明并断言说，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这样一个条约对旨在结束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和防止扩散核武器的努力的成功机会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核武器国家竟然感到没有义务要对国际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忧虑和长期的盼望作出反应，而仅一味反对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这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而同时又不冒严重破坏不扩散制度本身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大会很多决议中所载有的那些紧迫的呼吁，这些呼吁促请我们采取必要的步骤着手谈判并缔结这样一项条约。

在本委员会内，中立和不结盟国家在很多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下，一再强调指出，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为此目的进行谈判。21国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内载的一个最近的提案——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提案——中又一次重申它的立场，要求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其职权是：“就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有关议程项目1的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最后条款的条款进行谈判”。

21国集团还促进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注意好些具体问题——如它们对这些问题提出适当的答复将是非常英明和极其可取的——它这样做也是想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我们愿表示这样的希望：常识和智慧将最终占上风，而那时我们就能够不再延迟地投身于已经委托给我们的任务。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是国际社会也一直给予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不注意到由于追逐核军备竞赛或者由于核战争的爆发可能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而笼罩世界的严重威胁。

我国坚信，核裁军是一项能在国家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信任气氛和能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措施。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某些代表团的意见：它们认为由于核威慑世界上才一直维持着和平和稳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提及我们21国集团在春季会议期间提出的声明，其中特别以下列话驳斥威慑理论：

“21国集团在经过这一场讨论后……深信，核威慑理论决没有起到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倒反而是核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且，这种理论归根到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所以不能成为阻止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是一种既影响交战国，也同样影响非交战国的战争。”

委员会内常常一直这么说，各国的政治意志，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是任何核裁军谈判成败的先决条件。我们完全同意这种意见，并希望核武器国家能在21国集团所要求的、并具有拟议的合情合理的和切合实际的职权的工作小组里展开适当的谈判来表示它们的政治意志。

在核裁军未实现之前，无核武器国家都有权寻求并得到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此种武器的保证。

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是那些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里的谈判主题之一。

我愿就这些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很简单地说一下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关于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我国代表团赞成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该文件可采取国际公约的形式。同时，我们希望，工作小组能够，不妨通过一项安理会的决议，就临时性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从工作小组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讨论情况中，我国代表团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某些核武器国家关心它们自身的安全甚于关心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而工作小组是为了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而被责成谈判这些国际保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疑虑和怀疑将很快消除，因为那些已自愿宣布放弃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有充分理由期望拥有此种武器的大国能毫不含糊地给予它们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这些武器的保证。

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虽然严格说来缔结这样一项公约并不构成一项裁军措施，但我们仍然支持旨在防止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禁止其使用的任何倡议或措施。

当工作小组审查这一问题时，对美国和苏联联合提出的条约案文草案中拟议的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摩洛哥代表团认为，不管我们采用什么定义，它决不应使拥有或使用核武器成为有理或成为合法。

此外，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瑞典关于未来公约中包括禁止蓄意袭击民用核设施条款的提案。

摩洛哥代表团非常重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和缔结。拟订一项就此问题的公约，无疑将是一项有效的和真诚的裁军措施，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紧迫的，而且还一直是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公约的范围订得笼统一些，并还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包括在内，是可取的。我们不同意某些代表团的观点，即在公约内包括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将会削弱日内瓦议定书。这样一项条款决不会损害这个以前订的文件，我们认为这个文件是很有价值的文件。

我们相信，鉴于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将不久作出决定，扩大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它能致力拟订公约的案文。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我在发言最后将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简单说两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是唯一的一个，其职权是有限的小组，因为要求它向将于1982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交该方案。因此，在该重要日期之前没有多少时间了。不过，我们感到，该小组已在其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其主席、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推动下，它已获得这样一种势头，即我们有理由希望，到那时，我们将会有一项包括综合裁军方案的文件。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贝尔纳德·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印度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今天上午，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他在我们委员会会议上令人深思的、建设性的发言。

今天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个问题是我们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这并不是没有十分充足的原因的。当然，我们还可能在本届会议后期，也许在八月第一个星期，回到这个重要问题上来，因为我们还须要就21国集团提出的一些正式提案作出决定。我指的是21国集团1981年4月24日的CD/181号文件，其中提出一个有待同意的职权草案，要求设立一个谈判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各条款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对这一提案作出正式决定，我们也确实希望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即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另一个工作小组的建议，将得到同样的对待。在这两个提案中，21国集团提出了明确规定的任务，指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赋予最高优先地位的两项问题上可以怎样最好地完成其当前的职责。

在上次6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尊敬的巴西大使和墨西哥大使提出了同样的这些意见。巴西大使提到了21国集团向就核禁试进行三边谈判的国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说：“各有关核武器国家不应该逃避它们的特别责任，他们应该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共同关切作出回应。”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当然希望听到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如果三边谈判国家不能作为一个集体进行答复，也希望有关各国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分别作出答复。拒绝答复这些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减弱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应该起这种作用，是根据本委员会各成员国和大会协商一致意见商定的。如果这个作用减弱了，我们将必须在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方面审查各成员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根本态度。

这些问题是格外有关系的，因为，尽管禁止核试验的持续倡议已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我们离签订条约还是那么远。有人说，核查是个主要绊脚石。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吗？在1958年，有来自西方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专家组研究了侦察违反可能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定的行为的可能性。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核查和监督制度，然后得出了一致结论。我援引如下：

“专家会议审议了侦察违反可能达成的停止核试验的协定的行为的监督制度后，得出结论说，现有的侦察核爆炸的各种方法，即收集放射性碎片的样品的方法、记载地震波、声波和水声波的方法和无线电信号的方法连同对有核爆炸嫌疑的未确定的事件进行现场观察，能够侦察和识别各种核爆炸，包括低威力的爆炸（1-5千吨）。因此，会议得出结论，建立一个具有下述能力和限度的、可行的和有效的监督制度，以侦察违反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那是在1958年。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岁年中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可是，有些国家还继续争论说对核禁试不能充分核查是一个障碍。同样这些国家的专家却在20多年前就承认，按当时能有的技术，核查就不成问题。这岂不表明我们论点是对的：真正的困难在于缺乏政治意志，而不在于缺乏核查。我们委员会要保住信誉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这是一件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途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也将牢记裁军谈判委员会最后要就21国集团关于设立两个工作小组——一个关于核禁试、另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几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这些问题，虽然，这些会议对我们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却没有使我们朝就核问题的任何方面进行多边谈判走近一寸，而核问题理应是最高优先的问题。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它面前的正式提案作出正式决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仅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是不够的，非正式会议的进程甚至连记录都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没有。

21国集团各成员国十分严肃认真地承担了它们的职责, 并就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人类的生存问题, 提出了具体建议。它们表现了这种真心诚意, 没有取得进展的责任不能由它们担当。正如波兰大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6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说的, 人们在问, 自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取得了什么成就, 如果没有取得成就, 则应由谁负责。我国代表团当然不会责怪整个裁军谈判委员会, 或责怪21国集团未能不负众望地完成任务。

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我们在核问题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并不是因为缺乏倡议或没有提出提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内和委员会之外提案都不缺。那一天, 墨西哥大使提到了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提案。人们只要看看报纸、杂志和其他刊物, 就能敏锐地感到公众对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强烈关切。前外交官、政治领袖和军备管制措施的谈判者, 更不必说科学家和退休的军事家们——他们是熟知军备竞赛及其危险的内情的人——对当前形势所包含的危险提出警告, 并对该怎么办提出了各种建议。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也提出了建议。那么, 为什么我们,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人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众关切倒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呢? 为什么甚至我们没有把知名人士真诚提出的各种提案汇编出来? 我们确实确实收到一些国家的公民寄来的成千封信件, 这些信表达了他们的简单愿望: 希望在一个没有核灾难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我们对他们的痛苦呼声应作出什么答复呢?

显然, 人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确实寄予很大期望。这些期望是否找错了地方了呢? 不, 我认为没有, 因为第一届大会特别会议赋予我们一项相当明确的任务, 要我们关心防止核战争, 关心停止核军备竞赛并关心达成核裁军。在某种意义上说, 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仅对联合国大会, 也对广大公众负有说明它对这些核问题为什么不采取行动的责任。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 但是, 我们还没有就在商定的基础上真正开始谈判达成任何协商一致意见。核威慑的理论遭到我们强烈的批评, 因为这些理论实际上刺激军备竞赛并增加核战争的危险。由于核武器具有危害人类生存的潜力, 我们也会对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提出疑问。

现在, 作为一个机构, 除了就各种迫切的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以外, 剩下要办的事不多了, 如果按现在组成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处理与人类生存直接有关的各项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问题，我们倒不如承认自己无能。否则，我们应该设法找出进行谈判的障碍。这些障碍究竟是什么？这种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竞赛的根本原因何在？我们不相信人在军备竞赛的所谓技术势头面前就无能为力。关于军备竞赛的每个决定都是人作出来的，并是直接与国家政策有关的。那么，国家政策是根据什么制定的？是恐惧、怀疑、还是妒忌？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再是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无关，因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我们都将是牺牲品。清楚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致力于寻找根本原因；我们若不去这样做，我们就不能为裁军谈判的成功创造合适的气候。

有人想说服我们，若不首先同意核查和监督措施，我们就不能做到裁军。其他的人告诉我们，接受核查和监督之前，必须先就裁军的一揽子计划达成协议。争论那一个在先，监督还是裁军，那是没有用的。我国代表团早在1962年3月26日、由克里希纳·梅农先生主持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说过：“我国政府始终认为监督 and 裁军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认为，一个要跟在另一个后面，或者一个阻挠另一个，都是不对的。

出于这种立场，我们初步审查了加拿大关于军备管制核查的概念性工作文件。它是一份有用的和有意义的关于各种核查和监督措施的汇编，它概述了一些具体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有一件事，我们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不会有一个能普遍应用的核查过程，每一个制度必须适合于裁军的特定措施的特殊要求。加拿大的文件作出了正确评价，指出所缺的成份就是“政治意志”。

我清楚地感觉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看看疾病的症状，而没有真正深入进去或消除这些症状。因此，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应致力于研究缺乏这种政治意志的原因，然后，解决有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相互之间存在着恐惧和怀疑？”“各国相互间怕的是什么东西？”“它们的恐惧哪些是合理的？”和“我们应怎样建立起信赖和信任？”这些是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只要相互间存在着恐惧和怀疑，就有核查的必要。但是，一旦驱散了不信任的空气，核查将不致于成为缠住我们的东西。不幸的是，如今看来，一个国家越强大，它就越害怕。寻求安全并不靠取得更多的武器，而在于与过去认为的对手建立一种和平均势。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和其他代表一样，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外长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有效率而又有效能地主持委员会本月份工作表示满意。主席先生，我要求在今天上午发言，想简单谈谈巴基斯坦代表团就我们本周工作计划中的“核禁试”项目的看法。

将近二十年来，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地认为，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的条约将是制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其中包括主要核大国为改进它们的核武器而进行的几百次核试验以及为此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技术，无疑破坏了使核禁试条约可以最后对裁军发生的那种影响，并增加了在谈判一项可取得普遍加入的条约方面的困难。

然而，巴基斯坦认为，达成一项有效的禁试条约将是停止并逆转核军备竞赛，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竞赛的、更为广泛的进程中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很明显的是，除非核禁试条约是平等的和非歧视性的，不然的话它就不是有效的，也不会取得普遍的加入。再也不能把象《不扩散条约》这种不平等的歧视性条约强加在无核武器国家的头上了。

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这样一项能表达所有国家的国家安全考虑的平等的条约只能在这个为进行裁军谈判而设立起来多边机构中制订出来。21国集团的所有成员也都有这种信念。该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中建议，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确切的职权是就与委员会议程项目1“核禁试”有关的“条约草案的范围、实施情况的核查以及最后条款进行谈判。”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原则观点外，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核禁试开始具体谈判之所以必不可少还有另外两个理由。

第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53段中大家一致认为，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和限制性的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应立即结束这些谈判并将谈判结果交委员会充分审议。自从这个意见一致通过至今，已过去两年多了。三边谈判仍未结束。确实，这些谈判已经中断快一年了。还没有人保证这些谈判是否会重新恢复，或如果恢复的话是否会成功地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裁军谈判委员会自然是谈判这一问题的唯一可用的机构。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再者，迄今能得到的有关三边谈判实质的情报使人感到，三个核大国正在谈判的安排很不可能为一项以《最后文件》中的话来说会“取得普遍加入”的条约提供基础。今年早些时候，委员会在讨论这一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对三边谈判正在制订的条约的效能和平等问题提出了疑虑和问题。21国集团的成员对谈判三方提出的并扼要载在第CD/181号文件中的问题反映了这些疑虑和担忧。

因此，我国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不同意去年8月谈判三方在它们的报告中提出的结论，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这个结论说，三边谈判“提供了最好的前进方法。”有人经常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核禁试进行的谈判有可能对三边谈判产生消极的影响。现在该说，这肯定是把真理颠倒了。倒该是迎合三国安全利益的限制性的会谈，如果必须进行的话，必须以不妨碍多边谈判的方式来进行，因为所谈的是影响所有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项措施。

显然，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强烈地赞成设立一个核禁试工作小组并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具体的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说，对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存在着通常人们理解的协商一致。但，当然，我们在委员会内总愿意把协商一致解释成一致通过。因此，委员会就会发现它没有能力批准关于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正式下决心，或至少要把21国集团的建议得到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点记录在案。

同时我们希望，谈判三方将表现出它们的诚意，共同地或单独地对21国集团成员向它们提出的载入第CD/181号文件中的问题作出答复。我们的理解是，并不是所有谈判三方都在审查它们的政策。它们中有人肯定会发现，向委员会澄清它们关于21国集团成员提出的问题的立场是可能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想对三边谈判的各方提出下列问题：它们是否准备并且在什么时候根据21国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中的要求提供情况和澄清问题。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阿克拉姆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想建议举行5分钟的简短非正式会议，来审议一个非成员国写给我的信，以及有关的决定草案。这两个文件昨天上午已放入代表团的文件箱内，今天在委员会内也分发了。我还想为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的会议提出

主席

一个时间表。如无异议，我们全体会议将休会，并召开非正式会议。

下午12时35分休会，12时4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2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

委员会已有了载有关于奥地利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的决定草案的第41号工作文件。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已通过该决定草案。没有异议。

就这样决定了。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时间表今天也已分发了。正如我在非正式会议上说明的，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看情况，如有必要可以改变。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已决定照此办理。

就这样决定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12时45分散会

×× ×× ×× ×× ××